



德州学院
DEZHOU UNIVERSITY

高教 发展 资讯



2026年第1期（总第37期）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发展规划处 编印
2026年4月3日



高教发展资讯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2026 年第 1 期（总第 37 期）

主办：发展规划处

本 期 目 录

1. 教育部：面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启动“双优”工程 1
2. 教育部部长：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6
3. 应用型高校“双一流”，来了！ 12
4. 以“双优”工程锚定应用型大学建设新航向 18
5. 重塑版图：中国高等教育从层级竞争迈向功能协同 22
6. 应用型高校要向实践要“前途” 28
7. 包永强：聚力“双优”攻坚 推动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 31
8. 马玉霞：应用型高校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接产业、服务区域、培养应用型人才
..... 33
9. 汪小帆：应用型高校，如何从“夹心层”变为“不可替代” 44



教育部：面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启动“双优”工程

3 月 7 日举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当前，我国正在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目前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44 万所、在校生 2.8 亿、教师 1870 万。

高等教育方面，“十四五”期间累计向社会输送 5500 万人才，毛入学率从十八大前的不到 30%到现在超过 60%，提高一倍多。这两年，我们通过优质本科扩容，

“双一流”高校扩招 3.8 万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关切。此外，这五年还新增普通本科高校 18 所、职业本科 70 所，增加本科招生 70 万；推进国际合作办学，新增 540 多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新增学位供给 35 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人口及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群众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 41 项改革，教育强国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

在回答“如何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面向‘十五五’，有什么进一步的考虑和打算？”时，怀进鹏表示：

第一，我国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能力显著增强。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综合实力得到世界高度认可，根据世界综合比较的数据，我们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环境科学、数学、物理学等若干个学科领域处于全球领先。近五年来，我国高校牵头获得了 75%以上国



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55%以上的科技进步奖，牵头发起了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重编成、量子计算机构建以及国内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等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均来自高校。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持续加强拔尖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广度。一是加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布局建设 290 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14 个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通过加强“强基”计划，进一步深化核心课程、核心师资队伍、核心教材等的建设。

二是创建国家学院试点，刚才几位部长都谈到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民生领域的发展，我们围绕国家战略，特别是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

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比如，在集成电路领域，我们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在人才培养中实施“一生一芯”计划，就是一个研究生一个芯片设计计划，使得每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具备芯片的设计、制造等能力，这对产业实践和推动创新是有重要基础的。

三是推进国家卓越社科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特别是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

四是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加强有组织、跨学科的科研攻关，长周期稳定支持一批青年人才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能够冷板凳坐十年，培育未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骨干力量。今年，我们还将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通过前沿交叉学科突破，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供给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十四五”期间每年中国有千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我们一方面通过跟人社部、财政部等多部门，以及地方充分合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就业的政策和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资源条件。同时大家知道，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富有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我国经济保持韧性所需要的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也是中国重要的优势之一。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效支撑了我国门类齐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巨大市场的需求。

特别是我们重点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探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比如说我们积极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通过产教两方面双向奔赴，围绕国家18个战略急需领域，招收了2.6万名工程硕博士，形成

了需求导向的工程教育实践模式，还建设了9家海外卓越工程师学院，发布全球首个工程硕博士教育认证标准，这种模式和机制以及效果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认可。

另一方面，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布局建设高校区域转移转化中心，探索科技商学院培养人才，搭建全国高校共管共享的科技成果公共转化平台，这是我们去年12月份在大湾区发布的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科技交易平台。同时我们和地方合作，探索与产业、金融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优化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也在中西部布局建设高等研究院，希望通过高校的科技力量与重点行业企业合作，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三，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取



得重要进展。

根据国家区域发展需要以及科技发展规律，我们坚持使命驱动，加强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探索的力度。一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我们已经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标准研制，支持研究型大学在支撑服务国家战略中打头阵、做尖兵。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有人把它叫做“双优”工程。继续实施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持续推进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更好支撑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二是推进人才供需适配改革，学科专业目录从一开始的十年、五年修订一次，现在已经优化调整为每年更新发布急需清单，实现当年布点、当年招生。“十四五”期间新增 8600 个本科专业布点、硕士学位授予点增加了 4500

多个，所调整的学科专业大都适应未来发展、适应人的全面成长，同时去年探索推出“双千”计划，就是千个微专业、千门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比如像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这些市场需要，产业发展适应，又是学生欢迎的，我们通过“双千”计划来增加学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自己成长的专业学科，既受到学生欢迎，也受到产业界支持，对就业工作也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三是深化人才培养评价改革，比如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中，我们已经有研究生没有发表学术论文，而是用实践成果、专利和实践报告来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历史性突破了学位授予的“唯论文”限制。四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赋能科学研究。数字化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新机遇、新赛道。我们去年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大力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和应用，现



在已经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及时推出智能版、国际版，在引领全球智慧教育上作了一些探索。

第四，教育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不移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这一直是我们的头号工程，我把它放在最后是为了重点加以强调。近年来，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进教材、进头脑为引领，深化建设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统筹课程教材、实践育人、教师队伍发展，已经完成 29 个一级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全覆盖布局，并作为立德树人的支撑。各地积极探索打造“大思政课”建设品牌，形成学生由内到外的逻辑思考和整体价值判断。广大学生展现出爱党爱国、蓬勃向上、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一体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建设，坚持大中小贯通、校家社协同，牵引带动知识和实践的贯通融合，教师队伍和社会力量有效协同，持续塑造铸魂育人新格局，让青年一代学生更有信心、更有力量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来源：2026 年 3 月 9 日麦可思研究)



教育部部长：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3 月 7 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介绍，面向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启动“双优”工程。

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近年来在顶层设计上已经有迹可循。

2015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 600 余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2017 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高校类型。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强调，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跟随国家的顶层设计，各地也积极推进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并进一步出台政策支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围绕产业建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多所应用型高校已经身体力行先行探索，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

推进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响应国家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多地首先纷纷遴选本科高校进行试点。

2014 年 11 月，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关于推动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先后分两批遴选了 9 所本科高校进行试点，拉开了推动云南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序幕。2016 年，云南新立项支持 14 个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系和 16 个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院系。

与此同时，浙江先后确定两批 20 所高校为试点应用型建设示范学校；贵州决定将贵州工程



应用技术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铜仁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等 5 所学校确定 为本省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试点学校。 广东确定 14 所高校为转型

CINGTA 青塔

多地推进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型试点名单

不完全统计

省份	试点高校
广东	广东金融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财经大学、惠州学院、岭南师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肇庆学院、五邑大学、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珠海科技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州南方学院、广东白云学院
贵州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铜仁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
内蒙古	赤峰学院、呼伦贝尔学院、河套学院、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等5所学校为整体转型试点；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包头医学院等4所学校为部分专业（集群）转型试点。
浙江	首批：杭州师范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浙江树人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宁波财经学院、衢州学院、浙大城市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第二批：浙江科技大学、嘉兴大学、台州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绍兴大学、丽水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温州理工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辽宁	沈阳大学、沈阳工程学院、沈阳工学院、沈阳城市学院、辽宁科技学院、辽东学院、大连财经学院、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营口理工学院、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数据来源：公开新闻报道。





试点高校，鼓励转型高校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自主设置专业集群，试点期 4 年。辽宁支持沈阳大学等 10 所高校开展整体转型试点，同时开展辽宁大学环境工程 etc 116 个专业转型试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和专业涉及 21 所高校，占该省地方高校总数的 35%。

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

推进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之后，近年来，多个省份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陕西、山东、江苏、吉林、福建等多地都明确了具体支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名单。

2024 年，四川省教育厅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目标在五年内建设对区域和产业发展有较强支撑作用、示范引领作用的省级应用型品牌高校 15 所左右、

应用型品牌专业（群）100 个。

根据《意见》，优先支持将应用型品牌高校纳入硕士学位授权点立项培育单位和增列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重点向高水平应用型品牌高校倾斜。

上海则按照人才培养主要功能，将高校划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 4 种类型，其中分别有 10 所应用研究型高校、17 所应用技术型高校和超过 20 所应用技能型高校。据悉，上海师范大学在 2025 年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中获评 A 档；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均获评 A 档，共同跻身上海应用技能高校第一方阵。



CINGTA 青塔

多地支持应用型高校发展

不完全统计

省份	支持高校名单
江苏	2024年江苏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立项建设单位 盐城工学院、苏州科技大学、淮安大学、南京工程学院、江苏理工学院和江苏海洋大学
上海	10所应用研究型高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体育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17所应用技术型高校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公安学院、上海海关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建桥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兴伟学院
	超过20所应用技能型高校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
北京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物资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
山东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高校 山东航空学院、德州学院、菏泽学院、济宁医学院、临沂大学、齐鲁师范学院、山东工商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山东交通学院、山东警察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山东政法学院、泰山学院、潍坊科技学院、潍坊学院、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枣庄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第二批支持高校 山东医药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学、济宁学院、山东艺术学院、齐鲁医药学院、青岛滨海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山东英才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青岛黄海学院、山东现代学院、山东华宇工学院、齐鲁理工学院、山东管理学院、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陕西	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单位 西安医学院、西安文理学院、榆林大学、商洛学院、咸阳师范学院
江西	30所应用型高校（建设8-10所示范应用型高校） 赣南医学院、宜春学院、上饶师范学院等
吉林	特色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项目高校 A类：延边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B类：东北电力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项目高校 公办A类：吉林化工大学、吉林艺术学院、长春工程学院 公办B类：通化师范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林体育学院 民办A类：吉林外国语学院 民办B类：吉林动画学院
福建	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 A类：福建理工大学、厦门理工学院、莆田学院、闽江大学、泉州师范学院 B类：福建江夏学院、三明学院、龙岩学院、武夷学院、宁德师范学院
河南	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 河南城建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新乡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河南工学院、安阳工学院、黄淮学院、许昌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黄河科技学院、商丘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平顶山学院、河南工程学院、南阳理工学院
湖南	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文理学院、长沙学院、邵阳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数据来源：公开新闻报道。





如何建设高水平应用型高校？

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如何建？
一批高校已经探索出自己的路。

将专业建在产业上。东莞理工学院瞄准区域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重点建设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创新服务三大特色学科专业集群，以学科、专业的创新力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

上海电力大学则根据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培养体系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逻辑”。学校根据企业实际绘制出“产业人才需求图谱”，图谱显示未来 5 年储能、海上风电等六大紧缺领域的岗位缺口超 2 万人。近年来，学校淘汰了 7 个就业率偏低的专业，增设了 10 个紧密对接上海新型“3+6”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和能源电力行业发展的专业，打造覆盖“源网荷储”全链条的能源电力专业集群。

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师要来

自实践和产业的一线。浙大城市学院推进校院企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通过让教师走出去，让业界大咖走进来，加强双师型（工学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截至 2025 年年底，学校有 19 名教师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2 人入选省级“科技副总”，7 人入选省市“产业教授”。

四川在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意见》中，提到提高具有行业企业实践经历的专任教师比重，专任教师中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不低于 40%。山西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标准中，明确专任教师中有企业工作或实践经历的教师占比达到 50% 以上，其中承担专业课程的教师占比不低于 80%。

应用型大学在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的中间地带，长期处于“夹心层”的发展困境。首先，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目前分别有“双一流”和“双高计划”



等政策支持，而应用型高校长期缺乏对应的扶持政策。

此次，教育部部长提出的面向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启动“双优”工程，将改变这一现状。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改革机遇已经来临。

(来源：2026 年 3 月 17 日
数据洞见未来 青塔)



应用型高校“双一流”，来了！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即“双优”工程。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发展的关键举措。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将“建设 200 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纳入具体任务，这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明确了量化目标

“双优”工程启动，谁能入选？

在今年初召开的 2026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推动应用型高校深度对接区域重大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部署将办学质量与区域服务能力深度绑定，为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执行方向。

那么伴随着“双优”工程启

动实施，哪些应用型高校有望入选？

具体到操作层面，部分省份已探索将“办学能力”与“服务区域”的双重目标转化为可衡量、可操作的应用型高校评价标准。

上海：5 所应用型本科入选 改革试点

上海市自 2018 年起将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应用技能四类，再按主干学科/专业大类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个维度，形成“十二官格”分类评价体系。

针对应用型高校的评价，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公开发布的完整指标体系，但从近期的一些政策动向和改革实践中可以梳理出评价的核心要点。

在 2025 年 3 月初举办的上海应用型高校评价指标研讨会上，上海市教委副总督学张慧强调，应用型高校评价指标研制需紧扣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六项重点任务,围绕“办学定位分类、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人事制度改革、高校评价改革、综合评价改革动力”展开。市教委督导室主任焦小峰提出,指标体系需“强服务强贡献、有继承有突破、凝重点凸亮点、强分类强差异”,以增强评价的导向性和有效性。

3 月底,上海市召开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启动大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等 5 所入选试点,并发布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

据了解,此番改革中,试点高校均完善应用型本科高校评价标准,以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行业的成效作为学校办学绩效的主要考察指标,建立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评价机制,构建以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实际服务贡

献度、特色优势显示度等为评估重点的办学评价新模式。

江苏:遴选 10 所省一流 应用型本科

为促进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江苏省于 2024 年制定了《江苏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遴选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计划到 2028 年遴选 10 所左右高校作为首轮江苏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重点建设一批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应用能力强、社会贡献度高的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

申报高校除需满足党建工作成效显著、应用型办学定位清晰、独立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不少于 2 年、近三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等 4 项基本条件外,还须在教学改革成效、专业学科建设、产教融合、教师教学能力等 9 项指标中,满足不少于 5 项可选条件。



应用型本科高校申报 可选条件 (满足不少于5项)

指标	具体要求
教学改革成效	· 近两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不少于1项； · 或近两届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一等及以上累计不少于3项。
专业学科建设成效	·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不少于5个； ·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不少于3门； ·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不少于2个。
产教融合	· 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专业合计不少于5个； · 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不少于1个； · 省级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不少于2门。
教师教学能力	· 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不少于2个； · 省级高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不少于1个； · 近三年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及以上奖项不少于1项。
人才队伍水平	· 专任教师博士学位占比不低于40%； · 江苏省产业教授不少于15人。
创新创业教育	· 独立设置创新创业学院； ·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铜奖及以上不少于1项。
科研创新成果应用	· 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近三年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累计不少于3项。
国际合作交流	·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少于1个； · 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少于3项； · 在校留学生规模不少于50人。
学生培养成效	· 最近一次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合格率不低于95%； · 最近年度初次、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均高于全省本科院校平均水平。

来源：《江苏省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遴选建设实施方案》。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获得更多数据





比如在体现产教融合推进有力方面，申报高校需拥有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和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专业建设点合计不少于 5 个，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不少于 1 个，省级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不少于 2 门。

江西：目标 5 所应用型高校 进入全国一流

江西省在 2022 年正式启动对高校实施分类管理。全省 43 所普通本科被划分为研究型（包括学术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应用型（包括示范应用型、应用型），最终形成“两型四类”的分类格局。其中，示范应用型高校应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形成良好声誉，具体根据评价结果、办学实际情况和相关标准进行遴选建设。

同年，江西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水平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将全省 2/3 以上的本科高校建成应用型高校，并建设 8-10 所示范应用型高校，其中 5 所左右应用型高校进入全国一流应用型高校行列等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实施意见提出具体建设任务，包括促进产教、校企、校地“三大融合”；推动办学定位、学科专业、教师教学、科学研究“四大转型”；深化内部治理体系、教学评价机制、科研评价机制、绩效分配机制、职称评聘制度“五大改革”；实施示范应用型高校、重点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工作站、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校企合作一流课程、产教协同育人重点基地六大重点建设项目。

为确保措施落地，实施意见还将部分任务转化为“可考核”的量化指标，如：

促进校企（行）深度融合方面：



☞ 每所应用型高校应重点聚焦服务 2 个左右行业;

☞ 每个应用型高校二级学院应与行业重点企业合作建设 2 个左右产教融合平台;

☞ 每个专业应建设 2 门以上校企(行)合作开发课程或至少 1 个校企(行)合作教学团队。

办学定位转型方面:

☞ 将 1/2 以上的学院建成产业型学院;

☞ 将 1/3 以上的学院建成现代产业学院;

☞ 示范应用型高校应至少建设 1 个省级重点现代产业学院。

教师教学转型方面:

☞ “双师双能型”专任教师占比达到 50%以上;

☞ 参与应用型研究的专业教师占比达到 50%以上;

☞ 生均实践教学经费占生均教学经费 1/3 以上;

☞ 实践教学学分(课时)占总学分(课时)30%以上(人文社

科类专业 20%以上)。

应用型高校的评价困境

告别“千校一面”，力促“各展所长”。今年两会期间，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成为热议的焦点。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分类改革可有效破解高校同质化发展难题，同时呼吁重视应用型高校的评价困境。

其中既有在现行评价体系中，用学术研究的尺子衡量应用型高校办学会导致评价错位；也有应用型高校处于研究型与技能型高校之间的“夹心”定位，导致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容易出现空档的困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梁浩建议，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更应侧重于评价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等方面的贡献。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工业学院副校长张祖涛则呼吁，国家层面尽快启动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专



项建设工程，构建分类分型建设机制，形成国家级示范与区域特色并行的双轨体系。

随着针对应用型高校的“双优”工程启动，以及多个省份已在应用型高校评价改革中展开有益探索，贴合应用型办学实际的评价体系正逐步构建。这些先行实践将为高校分类改革破局打开了新的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 3 月 22 日
麦可思研究)



以“双优”工程锚定应用型大学建设新航向

山西工商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鸿波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布局。

“双优”工程跳出传统高校建设的单一评价维度，将办学质量与区域服务能力深度绑定，为应用型大学发展划定了清晰坐标，也为高等教育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实践路径。

“双优”工程的提出，根植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国家战略的深层考量。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阶段，区域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技

术创新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而长期以来，部分地方高校存在办学定位模糊、与产业需求脱节、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适配性不足等问题，既制约了自身发展，也难以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晰，研究型大学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基础研究突破，职业教育侧重技能型人才培养，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则成为连接二者的重要纽带，承担着为区域产业输送复合型应用人才、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的核心使命。“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筑牢发展根基，以“服务区域优秀”明确价值导向，正是对这一时代需求的精准回应。

“办学能力优质”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核心基础，要



求高校跳出“重规模轻质量、重理论轻实践”的发展误区，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配的办学体系。其一，要夯实学科专业基础，紧扣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打造特色优势专业群，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如同地方高校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领域调整专业设置，让学科建设始终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其二，要强化实践育人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推行“双导师制”，将企业生产场景、技术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三，要建强师资队伍，引育兼具教学能力和行业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推动教师深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挂职锻炼，让师资队伍既懂教育又懂产业，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支撑。此外，还

需完善办学保障体系，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智慧教育赋能教学改革、科研创新，提升办学治校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价值归宿，要求高校立足地方、扎根地方，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成为地方创新发展的“人才库”“技术源”和“智囊团”。一方面，要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围绕地方产业发展痛点、民生建设难点，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区域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领域提供人才支撑。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 70% 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实践，也为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即坚持需求导向，让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无缝衔接。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聚焦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



关,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落地生根。通过在地方布局建设科研平台、产业创新研究院,搭建校地企业合作桥梁,让高校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同时,要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组建智库团队,为地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规划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助力地方提升治理能力和发展质量。

“双优”工程的实施,是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其核心价值在于推动高校实现从“办什么学”到“为谁办学”的理念转变,从“学科导向”到“需求导向”的发展转型。这一工程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形成互补互促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构建起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分类发展、各展所长的生态体系,让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中找到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同时,“双优”工程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有机融合,以优质办学能力培育高素质人才,以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服务区域发展,以区域发展需求反哺高校办学质量提升,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推动“双优”工程落地见效,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高校要主动转变办学理念,立足区域实际找准发展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地方政府要强化统筹规划,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搭建校地企业合作平台,为应用型大学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资源支持和实践场景;企业要积极参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全过程,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将办学能力提升、区域服务成效作为评价



应用型大学的核心指标,摒弃“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误区,引导高校真正把精力放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发展上。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肩负着重要使命。以“双优”工程为抓手,推动应用型大学走质量提升、特色发展、服务地方之路,必将让高等教育更紧密地融入国家现代化发展大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科技保障,让教育之花在地方发展的土壤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教育力量。

(来源:2026 年 3 月 9 日山西工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重塑版图：中国高等教育从层级竞争迈向功能协同

评论员 刘虹、张端鸿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运行逻辑，可以用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来概括——“层级体系”。不同高校依据历史积累、资源禀赋与政策支持，被嵌入一个由上至下的结构之中，围绕少数“资源高点”展开竞争。谁更接近顶端，谁就拥有更强的资源获取能力、更高的制度话语权以及更为显著的社会声誉。这种体系以“重点突破”为基本策略，以“向上流动”为核心激励，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推动了资源集中与能力跃升。

必须承认，这一体系在精英化阶段具有其内在合理性。通过“211 工程”“985 工程”等政策安排，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显著提升了国家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的位置，为现代化进

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这种以“向上攀升”为导向的制度逻辑开始逐渐显露出结构性局限。高校之间的差异被压缩为“高与低”的位次差距，多样化的办学功能被统一纳入同一评价框架，不同类型高校在同一赛道上展开同质竞争。应用型高校不断强化学术导向，技能型高校趋向普通本科化，真正面向产业与社会的能力供给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被削弱，系统内部出现明显的效率损耗。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分类发展”开始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主线。从党的二十大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 2026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主管部门在公开场合系统阐述“分



类推进”的实施路径，可以看到，一条越来越清晰的政策逻辑正在形成：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规模与质量”的单一维度，转向“结构与功能”的系统优化。

在两会记者会上，教育部负责人明确提出，要构建分层分类、各展其长的高等教育体系，并用一组高度概括性的政策框架加以说明，即以“双一流”引领研究型大学发展，以“双优”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体系，以“双高”推动高水平技能型高校建设。这一表述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三个政策名称的并列出现，而在于它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框架首次以相对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换言之，改革的重心，正在从“把大学办得更好”，转向“让不同类型的大学各自办好”。这不仅是一个政策口径的变化，更是一种发展范式的调整：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层级体系”，走向以功能分工为基础的“功能

体系”。

功能重构：三类高校的角色重写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转向并非简单的分类管理，而是对大学角色的一次根本性重写。在层级体系中，高校更像是不断攀升的“竞争者”，其发展目标是进入更高层级；而在功能体系中，高校则是处于不同位置的“功能承担者”，其价值不在于位置高低，而在于是否在特定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学的功能正在发生显著分化：一类高校面向全球科技前沿，承担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任务；一类高校面向工程应用与技术转化，连接科学发现与产业实践；还有一类高校直接服务生产体系，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这三类功能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却在长期实践中被压缩进同一套“研究型逻辑”之下，从而引发系统性的错



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会期间所提出的“双一流一双优一双高”三类建设体系，恰恰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功能空间。“双一流”继续承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学术竞争力的任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策源端；“双优”聚焦应用型本科，强调办学能力与服务区域发展的双重提升，构成技术转化与区域协同的重要枢纽；“双高”则面向技能型高校，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与就业导向，夯实产业体系的人才支撑基础。这一结构安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再以单一标准对高校进行排序，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不同类型高校嵌入各自的功能位置之中，形成一个纵向贯通、横向分工的整体格局。

制度支撑：评价与资源配置的 转型评价体系的“去同质化”

然而，仅有分类本身，并不足以支撑体系转型。真正决定分

类发展能否落地的，是支撑其运行的制度基础，尤其是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机制这两根“指挥棒”。

长期以来，论文、项目、奖项构成了高等教育评价的核心维度，不同类型高校在同一套标准下竞争，导致行为逻辑高度趋同。要实现从层级走向功能，首先必须打破这一单一评价体系，建立“各有尺子”的评价结构。研究型大学应更加聚焦原始创新与学术贡献，避免简单以规模扩张作为发展路径；应用型高校应以技术转化能力、产业服务能力与区域贡献为关键指标；技能型高校则应以就业质量、技能水平与产业适配度为主要评价依据。评价的关键，不在于“谁更高”，而在于“是否对路”，只有当评价体系真正体现功能差异，高校的行为选择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资源配置的“功能导向”与评价体系相对应，资源配置机制也需要完成从“层级导向”向“功



能导向”的转型。在传统体系中，资源往往向既有优势集中，形成路径依赖；而在功能体系中，资源应更多依据任务与贡献进行配置，发挥引导结构调整的作用。例如，在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安排、专项经费分配等方面，逐步向急需紧缺领域倾斜，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工具，引导高校在不同方向上形成稳定分工。资源配置不再只是对既有地位的确认，而成为塑造未来结构的重要杠杆。

关系重塑：从学术共同体到 开放嵌入

与此同时，高校所处的位置也在发生变化。在层级体系中，大学主要嵌入“学术共同体”，其运行逻辑围绕学科内部展开；而在功能体系中，大学必须同时嵌入“产业体系”与“区域发展网络”。近年来，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科布局调整、围绕区域发展需求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正在逐步改变高校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关系。通过“有进有出”的结构调整，一方面压缩不适应发展的传统专业，另一方面布局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高校开始从“自我循环”的系统，转向“开放嵌入”的系统。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产出上，更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匹配度与支撑能力上。

进一步看，功能体系还意味着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在层级体系中，高校的发展目标往往被简化为“向上进入更高层级”；而在新的结构中，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应形成更加灵活的流动与协同关系。通过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之间的贯通培养路径，不同起点的学生可以在多种通道中实现发展；通过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高校的协同创新平台，可以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有效衔接；通过技能型高校的规模化人才供给，可以为产业体系提供稳定支撑。高等教育由此不再



是一个静态的金字塔，而逐渐转变为一个动态流动的网络结构。

现实挑战：制度惯性与认知重构

当然，从层级体系走向功能体系，并非一蹴而就。当前面临的^①最大挑战，仍然来自制度与认知的双重惯性。一方面，社会对高校的认知仍然高度依赖“等级排序”，不同类型高校在公众心中的价值评价尚未真正重构；另一方面，制度中仍然存在大量隐性的层级导向，例如人才项目申报、资源配置门槛等，往往以院校层级作为前提条件。这种“理念分类、实践同化”的张力，使得分类发展在推进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

改革路径：实现真正的 “去层级化”关键举措

因此，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不只是继续强调分类发展，而是要在制度层面实现真正的“去层级化”。需要系统梳理各类政策工具中的隐性等级标准，使资源

配置与功能定位相匹配；需要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定位进行差异化发展；也需要通过制度与舆论引导，逐步改变社会对多样化成才路径的认知结构。只有当制度、组织与文化三个层面形成合力，功能体系才可能真正建立。

长远意义：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 这一转型的意义已经超越

高等教育本身

它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关系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能力，也关系到社会流动与人才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两会期间提出的“以双一流、双优、双高为牵引，构建分层分类、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格局”，正是这一转型的集中表达。

结语：功能体系的愿景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层级体系实现“由弱到强”的跨越；那么在新的历史阶段，其核心任



务则是通过功能体系实现“由大到优”的转型。从“谁更接近顶端”，走向“谁在何种功能上不可替代”，这一变化不仅重塑着高校之间的关系，也在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版图。只有在这一新的结构之中，不同类型高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并在协同中形成合力，中国高等教育才能真正释放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潜力，成为教育强国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坚实支撑。

(来源：2026 年 3 月 25 日
新浪财经头条看点资讯)



应用型高校要向实践要“前途”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连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话题受到代表委员热议。应用型高校如何找准定位，实现特色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汪小帆长期深耕应用型高等教育改革一线，他认为，应用型高校必须坚持“为科服务、为产育人”，以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为导向，培养真正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高校在培养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加快形成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以更加充足、更具活力的应用型人才供给，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加快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实现高校发展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亟须找准破局点。面向“十五五”，需要从打通科产融合的难点堵点、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及优化人才发展与管理体系等方面系统发力，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重塑应用型大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聚焦科产融合关键环节，系统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既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又具备实践应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更紧密地对接产业升级与区域发展需求。基于此，应用型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着重突出科产融合路径，使人才培养能够深度嵌入从科技供给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实现与产



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在高质量科技供给方面,要注重聚焦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衔接转化,突出科技应用和产业转化方向的人才培养,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联动发展。在创新主体协同方面,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服务型人才培养,破解多元主体间的协作壁垒。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则应瞄准科技成果中试平台制度保障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培养既懂技术又了解市场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紧扣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趋势,构建前瞻性的应用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支点。为此,应建立更加贴近产业发展趋势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首先,在现有招培就评价体系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评价,以此作为重要参考,推动专业布局与区域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精

准适配。其次,在学科建设上,摒弃“大而全”的同质化倾向,坚持“特而强”差异化发展,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学科专业群。最后,聚焦科产融合的全链条转化机制,以应用学科交叉融合为突破口,着力破解技术从“样品”到“商品”过程中规模化应用难的问题,推动科技成果更顺畅地走向产业化应用。

立足应用型人才管理体系,构建与应用型大学定位相适应的教师队伍评价体系。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还需要建立与应用型大学发展“为科服务、为产育人”定位相适配的教师评价体系。当前,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与学术型高校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机制雷同,难以支撑应用性、技术性和实践性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正视当前重量化、排名、绩效等评价体系存在的诸多冲突,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因此,需



双轨并行优化应用型教师队伍评价体系，在强化高水平应用型教师队伍培养基础上，更需突出创新能力、实际成效和行业贡献的评价导向，优化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可以从完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畅通教师队伍流动与交流渠道等方面协同发力，逐步形成更加完善的应用型教师队伍管理体系，实现应用型高校特色化建设与内涵式发展的目标。

(来源：2026 年 3 月 12 日
《中国教育报》)



聚力“双优”攻坚 推动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政协委员 包永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作出重要指示，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明确部署。教育部同步启动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核心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

作为省政协委员和高校管理工作，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结合一线办学实践和基层走访调研了解的情况，就深入实施“双优”工程、推动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建议如下：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专项扶持体系

当前应用型高校大多存在大

而不强、内涵实力偏弱、类型特征不鲜明等问题，亟需借鉴“双一流”“双高建设”经验，强化国家层面顶层布局。应加快完善“双优工程”实施细则，遴选发展基础好、办学实力强、应用特色突出的应用型高校，在资金、政策、平台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应用型高校整体提质升级，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筑牢应用型教育根基。

优化分类评价，树立特色发展导向

当前高校分类评价对应用型高校适配性不足，存在评价标准模糊、行业参与度低、结果应用不足等问题。应构建精准适配应用型高校的评价机制，紧扣“服务区域发展、培育应用型人才”核心定位，将产教融合、成果转化、实践教学、校企协同等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建立差异化评价



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过程与结果相结合，以数据驱动实现智能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其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引导应用型高校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

深化产教协同，健全长效育人机制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根本路径，当前这方面仍存在“校热企冷”、协同机制不健全、激励保障不足等问题。应为应用型高校开辟国家级育人平台分类申报通道，支持校企联合开展本硕贯通工程人才培养。对面向区域产业的产学研平台实行差异化资源配置与考核标准。健全校企协同激励机制，将企业参与课程建设、实训共建等纳入评价加分项，推动形成“政校行企”多元共建、协同育人的长效生态。

放宽办学权限，提升供需适配能力

当前应用型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普遍存在调整滞后、敏捷性灵活性不足等问题，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应深化“放管

服”改革，赋予办学水平高的应用型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自主权，落实“学科+产业领域”“专业+培养方向”一体化建设模式。以校企课程共建为纽带，创新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和学位论文替代机制。组建全国性产业人才需求数据共享平台，强化区域专业联盟协同，推动跨区域专业群共建、课程互认、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作为来自高校的省政协委员，我将始终牢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持续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点课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积极助推高校分类改革走深走实。同时，立足本职工作，以“双优工程”实施为契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应有之力。

(来源：2026 年 3 月 28 日
江苏政协)



应用型高校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接产业、服务区域、培养应用型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黄淮学院院长 马玉霞

在我国本科院校中，应用型高校占比最多、分布最广。它立足区域、服务产业，聚焦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的衔接，是连接研究型高校原始创新与技能型高校一线实践的关键桥梁。黄淮学院院长马玉霞认为，应用型高校应具有鲜明的办学定位与特征，与其他类型高校实现错位发展，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上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学校要直面办学路径依赖、人才供需错配等现实挑战，通过深化产教融合、重构育人体系、坚守特色发展，让教育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应用型高校是连接研究型高校原始创新，与技能型高校一线实践的关键桥梁

《教育家》：当前，国家大力推进高校分类发展，您认为应用型高校与其他类型高校的核心边界应如何清晰界定？应用型高校在国家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与使命？

马玉霞：近年来，教育界和学术界根据不同分类方法、从不同视角对高校分类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应用研究，逐渐形成了共识，即将我国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种类型。202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为我国高校分类发展进一



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然而，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人们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一些模糊区域。因此，区分好三类高校的核心边界非常重要，我们普遍认为，研究型高校以“引领性、创新性”为核心，聚焦基础理论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问题；应用型高校以“地方性、实用性”为核心，聚焦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服务区域产业升级，解决“从 1 到 N”的技术落地问题；技能型高校以“操作性、服务性”为核心，聚焦职业技能实训和一线技术服务人才培养，服务生产岗位即时需求，解决实操落地问题。

我国应用型高校在本科院校中占比最多、分布最广。它立足区域、服务产业，聚焦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的衔接，是连接研究

型高校原始创新与技能型高校一线实践的关键桥梁，其发展质量事关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布局和质量。因此，在人才培养目标、科研方向和服务面向等方面，应用型高校应具有鲜明的办学定位和特征，与其他类型高校实现错位发展，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上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应用型高校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成果转化和理论应用能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应用型高校强调技术攻关和应用研究，对接产业升级和区域需求；在服务面向方面，应用型高校主要服务地方和区域重大战略及产业升级。只有三类高校功能互补、协同发力，才能共同构成支撑国家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

**把握战略机遇，直面转型挑战，
以“产业逻辑”重构办学内核**

《教育家》：《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



转型。您如何看待应用型高校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马玉霞：黄淮学院是全国最早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地方本科高校之一。早在 2010 年，学校便确立了“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目标，开启了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探索之路，2013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应用技术大学改革战略研究试点院校。2014—2025 年，学校连续承办了 12 届教育部“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每年有几百所高校和政府部门、企业参会，持续为中国特色应用型高校建设问路、探路、筑路，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国家制定教育政策、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为地方高校转型按下了“加速键”。我认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

着深层次转型的现实挑战。从机遇层面来看，可以说应用型高校至少面临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国家战略强力赋能。《纲要》将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上升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明确了高校分类发展、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顶层设计，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产业升级催生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大量既懂理论又精实践、能解决实际工程与技术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种巨大的人才需求，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最大红利和机遇。三是技术创新驱动变革。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校园学习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应用型高校重构育人模式提供了强大支撑。



从挑战层面看，部分地方高校陷入了转型发展的困境，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办学定位的路径依赖问题。当前，高等教育分类评价体系尚未完善，在传统的评价体系惯性下，部分地方高校在发展中迷失了方向，不自觉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用应用型的“新瓶”，装研究型的“老酒”，偏离了应用型办学的初心与使命。如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真正以“产业逻辑”重构办学内核，是我们必须破解的难题。人才培养的供需错配问题。一些高校产教融合“融而不合、合而不深”，学科专业建设没有真正融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对接不紧密、不精准，导致“学生找不到好工作，企业招不到合适人”。这是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最核心的挑战。特色发展能力不强问题。部分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缺乏特色，盲目跟风设置热门专业，

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等。

简而言之，应用型高校只有抢抓机遇，从“象牙塔”走向“主战场”，立足区域、扎根产业，真正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关键枢纽”，才能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突围之路。

锚定产业需求，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教育家》：应用型高校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黄淮学院如何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保其真正来源于产业、应用于实践？在激发学生技术创新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

马玉霞：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毕业生既要有比较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功底，还要掌握对应产业岗位群的核心技术，能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能适应产业迭代



升级需求,拥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协作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通俗来讲,就是要对接产业需求,培养“入职能胜任、创业有本领、深造有底蕴、发展有空间”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既区别于研究型高校的学术理论导向,也不同于技能型院校的单一技能培养。以工科为例,我们要培养的既不是理论研究者,也不是机械操作者,而是能将设计图纸转化为合格产品、将技术方案落地为生产效益的工程师,甚至是卓越工程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区域产业用得上、企业发展留得住、自身成长有空间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黄淮学院密切跟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通过与行业企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开发教材和课程,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深入推进“双主体”应用型人才培养,及时引入行业企业领域的新

标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增强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近年来,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建课程近 300 门、共同讲授课程 146 门。在教学方法上,以案例教学为突破,全面带动讨论式、启发式、探究式、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融“教、学、做、评”为一体,着力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激发学生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抓普及化的“双创”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构建形成了以“五个融入”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顶层设计、融入通识教育过程、融入专业教育过程、融入课外实践活动、融入学生发展评价)为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了 2.3 万 m²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成立创新创业学院,构筑了体系化“双创”育人生态。学校入选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国家级众创空间”“河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促进全民创业先进单位”等。

二是突出实践教学地位，着力强化学生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学校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坚持在实践中锤炼学生技术应用与创新素养。建设了 5 万平方米的工程技术中心，构建了涵盖工程认知、基础训练、综合训练、创新实践的多层次、多模块、柔性化实践教学体系；制定出台实践教学管理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平均达到 25% 以上，从硬件建设、体系构建、制度保障等方面，为全面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供坚实支撑。

三是抓面向需求的毕业设计改革，着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按照“企业命题、协同完成、双师指导、市场检验”的原则，修订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鼓励学生在企业实践、工程实训、顶岗锻炼中聚焦企业“真问题”，将产业需求、企业技术难题转化为科研课题，进行毕业设计。近年来，我校本科生毕业设计选题来源于行业企业一线的比例达到 80% 以上。四抓“双师”型队伍建设，着力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保障。实施“双师人才引聘计划”，把具有行业企业经历、职业资格证书等作为人才引进的重要依据。每年聘请 100 名左右的行业专才、企业优秀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来校兼职任教，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完善“双师双能型”师资建设机制，把实践经历和职业资格作为职称参评必要条件，每年选派 100 名左右的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一线，参加科技帮扶、挂职锻炼。目前，我校“双师型”教师达到 644 人，27 名博士入选河南省“科技副总”，8 名博士入选驻马店市“博士总工”。



在激发学生职业发展潜力方面，我校坚持精准施策、全程赋能，助力学生高质量成长成才。实施分类分层培养，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兴趣特长与发展诉求，量身定制就业、考研、创业等个性化发展路径，实现“一生一策、精准赋能”。一是实施“辅导员+”本科生分类培养导师体系，即“辅导员+行业企业导师+博士学业导师”，全程、全方位指导学生成长；二是推进岗课赛证深度融通，推动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对接，支持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助力学生实现理论和技能双提升，增强就业核心竞争力。同时，深化实习与就业一体化衔接，推行“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三段式实习模式，不少学生通过实习实现直接留用。三是加强就业指导服务。构建“大一启蒙、大二认知、大三实训、大四冲刺”全过程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系统化就业指

导。依托校友资源与优质用人单位库，搭建多元化就业平台，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

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校地企共同体，促进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紧密结合

《教育家》：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您也多次呼吁“深化产教融合”。您能否分享一个黄淮学院与地方龙头企业或产业集群共建共享的成功案例？您觉得促使一地校企长期稳定合作的黏合剂是什么？

马玉霞：近年来，黄淮学院始终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办学定位，深化产教科融合、校地企合作，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重点建设了 13 个省级重点学科，打造了具有区域发展特色的 6 大优势专业集群，促进了教育链和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紧密结合。

例如，黄淮学院深刻把握国



家“双碳”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区域绿色低碳转型与能源产业结构优化需求，面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优先建立了“源一网一荷一储”一体化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学科专业体系，构建了“五维三融”育人模式，人才培养案例获评国家级“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集群入选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其中，“五维”是学校构建了“理念引领、平台赋能、项目驱动、方法创新、导师护航”的协同育人机制；“三融”是指“专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教学过程与工程实践融合、产研过程与产教过程融合”。

目前，黄淮学院围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覆盖从材料、电池、储能到整车制造

及智能网联等全产业链。合作企业包括义乌晶澳、浙江爱旭等新能源材料企业，鹏辉电源、平煤神马等储能领域龙头，以及比亚迪、宇通、奇瑞等整车制造厂商，并延伸至博世、麒麟软件等智能网联关键技术企业。这些企业多为 500 强、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单位，地域集中河南并辐射全国，通过产教协同有力支撑了学校在新材料、储能技术、整车制造及智能网联等方向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近两年，我校培养的学生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比赛中获奖 1925 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30 项、二等奖 124 项、三等奖 269 项，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良好育人机制。

促使校企长期稳定合作的“黏合剂”，我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利益共享是核心。让企业通过合作获得急需人才、解决技术难题，让学校通过合作



获得实践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校企双赢”。机制保障是基础。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成立由校企双方负责人、行业专家组成的理事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研发计划和利益分配规则，避免“短期合作、各自为政”。制度衔接是关键。要推动教学标准与行业标准、课程内容与人才需求、考核评价与用人标准的深度衔接，让合作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情感联结是纽带。通过长期合作形成的互信关系，校企从“合作伙伴”变成“发展共同体”，共同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破解夹心层困境，强化特色发展，以多元协同激活应用型高校创新动能

《教育家》：有专家指出，应用型高校正面临“夹心层”困境——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同时在政策

支持、资源投入上存在缺位。您在实践中是否感受到类似情况？黄淮学院是如何应对的？

马玉霞：坦率地讲，这种“夹心层”困境确实是存在的，不仅是心理感受，更是制度现实。为应对这种现象，我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把握好“向上生长”与“向下扎根”的关系。“向上生长”指向应用型大学的战略价值提升，核心是突破传统地方高校的层级局限，向更高层次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迈进；“向下扎根”指向应用型大学的区域价值落地，核心是深度融入地方产业生态，推动教育教学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绑定，成为地方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提升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二是要把握好“向内聚焦”与“向外拓展”的关系。应用型大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内外兼修”，既要练好“内



功”，也要拓展“外功”。在“向内聚焦”方面，要重点加强学科专业、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向外拓展”方面，要扩大开放办学力度，打破校际、校地、校企间的壁垒，将政府政策、企业资本、行业资源、国际经验转化为办学优势。通过“向内聚焦”夯实发展基础，“向外拓展”汇聚发展合力，形成“内涵提升、开放共赢”的发展态势。

三是要把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基础研究”聚焦应用型大学创新底蕴培育，核心是立足产业发展共性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为应用研究筑牢理论根基；“应用研究”聚焦应用型大学服务价值落地，核心是锚定产业技术攻关痛点难点，开展场景化应用研究与技术革新，让基础

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面向“十五五”发展要求，应用型大学需精准施策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构建“基础学科支撑、应用学科引领”的学科生态，实现两类研究协同发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区域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能。

《教育家》：有观点认为，当前部分应用型高校改革存在同质化发展倾向，过度追求规模扩张、更名升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应该如何坚守应用型高校的独创性与特色化发展？

马玉霞：应用型高校的升级发展并非不可行，申硕、改大、更名等提升办学层次的举措，也都是高校发展的正常路径，关键在于升级过程中必须坚守应用型办学特色，不能脱离自身定位、偏离核心使命。真正的升级，不是“向研究型高校靠拢”，而是在应用型定位的基础上，提升办学质量、强化特色优势。



应用型高校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接产业、服务区域、培养应用型人才。坚守应用型高校的独创性与特色化发展，不能单靠学校自身的努力，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松绑与政策供给和“自下而上”的高校办学定力与特色深耕双轮驱动，形成分类发展、分类优秀的良性生态。

从国家层面，核心是尽快建立更加科学的分类评价、分类资源配置体系。为此，我们呼吁：第一，深入推进高校分类改革，尽快制定适宜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标准、配套措施与评价体系，引导地方高校突出服务地方的发展主基调，同中求特色、异中比优势，在应用型赛道跑出加速度。第二，参照“双一流”“双高”计划，实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计划，完善中央财政支持及配套政策，引导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争先进位、争创一流。第三，从根本上扭转评价指挥棒。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贡献为标准的应

用型高校评价体系，在学科评估、学位点增设、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方面，不再“一把尺子量到底”，强化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合作成效、技术服务能力、区域发展贡献的考核。

从学校层面，核心是要找准自身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地方产业发展中的定位，把“应用”二字做深做实，真正让产业成为教育的合伙人、让工程师成为教师、让技术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以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人才培养、突出的服务贡献，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蓄水池、技术创新源和产业增长极。这是黄淮学院十余年转型之路的核心启示，我相信这也将是中国应用型高校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马玉霞，女，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黄淮学院院长。

文章作者：王湘蓉 高盈

(来源：2026 年 3 月 9 日光明社教育家)



应用型高校，如何从“夹心层”变为“不可替代”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汪小帆

长期以来，应用型高校面临一种“夹心层”困境：论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论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由此带来的，是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上的相对空档与短缺。

作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上应大）校长，汪小帆近年在推动学校系统性改革的过程中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分类发展的新格局下，应用型高校如何重新校准自身定位，办成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大学。

事实上，同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汪小帆在 2025 年就提交过一个关于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积极回复。今年，他欣喜地看到，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教

育部也将此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并提出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计划，即“双优”工程。

“夹心层”困境，需主动破解

《中国科学报》：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中，应用型高校建设面临“夹心层”困境。这种处境的根源是什么？

汪小帆：从数量上看，在我国 1300 多所本科高校中，应用型高校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问题在于，我们长期以来是把所有本科高校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评价的。

无论是学科评估、学位点和教学成果奖等评审，还是各类项目申报，都是用同一套指标来衡量。这导致一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博士点、国家奖等，一些高校



可能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各个本科高校自然都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比如学院要争取更名为大学，要争取获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追求人才、经费、论文、奖项等。这导致所有本科高校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赛道上竞争。在追求这些指标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应用型高校可能会弱化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导致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夹心层”。

《中国科学报》：这种评价导向，给应用型高校原有特色带来了什么影响？

汪小帆：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这些年不少高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同质化”发展的倾向。

以上应大为例，学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上海轻工、冶金、化工三所高等专科学校。这三所院校特色鲜明，“缘行业而立，依企业而强”，与产业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2000 年，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在三所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合并组建成立。2016 年我们由学院更名为大学，2021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校实现了从专科学校到拥有本、硕、博完整培养层次大学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在“更名大学”和“博士授权”等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的过程中，为达到指标要求，我们不断扩充学校的学科专业，形成了同质化发展的趋势，并且由于学校不再隶属行业管理，行业特色和影响力也有所减弱。

《中国科学报》：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应如何找准自身定位？

汪小帆：在不久前召开的全



国两会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明确提出：“大力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这句话对所有高校都适用，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尤为紧迫。

过去在同一套评价体系下，应用型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学科逻辑”。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尽快从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尤其是转向以产业需求为核心的逻辑。

这种转向意味着什么？首先，在专业设置上，不能因为“学校有这个学科”就一定要办这个专业，而要思考区域产业发展是否真正需要；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重新设计培养模式，而不是简单沿用传统路径；最后，要看培养的人才，产业是否真正欢迎、能否适配。换句话说，就是从“入口—过程—出口”三个环节，整体围绕需求来重构。

以上应大为例，去年上海市属高校在上海高等教育“重服务、

强贡献”计划的部署和指导下，突出需求导向和产业导向，实施“一校一策”的综合改革，明确了每所高校的办学定位。上应大入选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高校，明确要对接服务上海美丽健康、智能制造、先进材料三大产业。

一个学校不可能什么都办，也不能什么热就办什么。办学定位这个问题其实很现实，找准定位不容易，但更难的是把定位坚持下来。

改名称容易，转理念难

《中国科学报》：2025 年，上应大把原有的 9 个学科性工科学院实质性重组整合为 5 个技术学部，这一改革的动因是什么？

汪小帆：这次改革，表面上看是“学院”到“学部”的调整，本质上是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需求逻辑的深刻转变。

过去设置的 9 个工科学院，更多是按照学科体系来划分的，



导致教学和科研都有较深的学科痕迹。这次重组，我们遵循“随产而动，随需而调”的学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机制。例如，智能技术学部就是由原来的机械、电气、计算机和轨道交通 4 个学院实质性重组而成，专业数也从 15 个重组为 11 个，并将继续优化。

当然，改名称容易，转理念难。如果只是把“学院”改成“学部”，但我们的思维方式、人才培养和科研模式没有变的话，那改革就没有意义。

《中国科学报》：在学部架构搭建起来之后，教师队伍面临哪些突出挑战，学校如何在用人和评价机制方面推动改变？

汪小帆：所有的改革最终都要靠教师去落实。尤其在人工智能（AI）背景下，人才培养和科研模式需要变革，教师的角色也需要随之改变。

我们这些年引进的青年教师，大多是名校毕业的博士，学历高，

学术水平也较强。但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教师一直处于“从学校到学校”的发展路径中，缺乏产业经验，导致他们研究的问题未必是源自产业需求的真实问题。我们希望引导教师从“发论文”转向“做创新”，努力实现与产业需求相关的落地转化。

目前，我们正在推出产业教师聘任与管理办法，计划从产业界全职引进一批教师，同时以兼职方式引进一批。眼下，我们正在组建 9 个“产教研协同育人团队”，并明确了两个比例要求：一是企业人员占比不低于 20%，如果以每个团队 20 人计，企业人员至少应达到 4 人；二是校内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要占到三分之二。

我真心希望一批年轻教师能够成长起来，这是学校的未来。到 2035 年，乃至 2050 年，他们都将是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科学报》：在上应大，



学校对新聘任的教师有“非升即走”的考核吗？

汪小帆：没有。在部分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如果几年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会觉得难以为继。但在上应大，能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不决定教师的去留，我们不以此作为考核标准。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教师从注重发表论文转向注重做创新，让做创新而非发论文成为应用型高校教师的追求。

《中国科学报》：不看论文、不看基金项目，创新怎么量化？

汪小帆：这是个好问题，也很有挑战性。量化指标的好处是容易操作，但我们要探索不同的方式。

比如，有团队实现了成果转化 1000 万元，我们就允许团队成员以此申报职称；有团队承担千万级项目，即使青年教师不是负责人，只要有实际贡献，也可以

得到认可。核心是看真实贡献。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机制，引导青年教师参与有组织的科研。未来大家更多关注“为产业解决了什么问题”，应用型高校的价值就会更加清晰。

上应大的王牌专业是香料香精化妆品，全国一半以上的香料香精技术人才毕业于我校。学校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调香师的摇篮”。让我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是，有位企业老总跟我说，“我们国家香料香精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上应大校友之间的竞争”。这就是对我们的认可。这比单纯的量化指标更具说服力，也更难造假。

产教融合，不能一头热

《中国科学报》：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如何将 AI 真正融入产教融合体系？

汪小帆：我们正在推进几个方向。



首先是产教研协同育人团队建设。我们计划组建 9 个团队，其中围绕香料香精化妆品领域会组建 3 个，每个团队都必须体现“智能化”的元素。也就是说，团队成员不能只来自传统专业，还要与智能制造、AI 等方向的教师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但确实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难题。在我看来，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学校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校企协同，因为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如果做不好是会被市场淘汰的，而学校可能缺少这种紧迫感。只有找准双方的共同点，合作才能行稳致远。

目前，我们正探索一种全新的校企合作模式。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效东于 1984 年毕业于我校化工机械专业。近期双方正在共建上应大-东富龙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预

计 4 月下旬正式投用。研究院将“引企入校”，将食品、化妆品、药品智能制造中试线引入校园，未来还将与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创新研发。

尤其要注意，签约不等于共建，共建不等于双赢。揭牌容易，落地最难。产教融合要真正落实，标志有两个：一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能服务合作企业，还能服务其上下游企业；二是我们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只有这两点都做到，才是真正的双赢。

《中国科学报》：如何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汪小帆：我们正在推进“AI-SIT 计划”，即 AI-skill、integration、technology（人工智能-技能筑基、专业融合、技术进阶），希望所有学生都能具备基本的 AI 素养，所有专业都要考虑如何与 AI 结合，并培养一部分



学生掌握核心研发能力。

今年,我们准备创办一个“应用创新特班”,这在学校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计划招收 30 名左右的学生,对应 30 个左右的项目、30 个左右的团队,我们称之为“303 应用创新特班”。我们的设想是,知识不再是“先学完再用”,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比如学生参与香料香精相关项目,在实践中掌握专业知识,最终既可以获得本专业学位,也可获得智能制造等方向的微专业证书。

《中国科学报》:这种改革是否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评价方式?

汪小帆: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过去,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往往都要求论文,博士生还要求有论文发表。这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必要的,是为了保证培养质量。但不可否认,一些论文质量并不高,是“为了毕业而写”,

而非真正的创新。

未来,我们希望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方式。比如,一个学生如果开发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为什么不能作为毕业成果?如果一个研究生做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系统或设备,也完全可以作为评价依据,而不必拘泥于论文发表。

本质上,我们希望从“以论文为中心”,转向“以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当然,“应用创新特班”会先作为试点,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我们也在推进修改研究生授予学位的成果要求,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改革。

让每一所高校做更好的自己

《中国科学报》:在推进分类改革过程中,如何避免新的同质化?

汪小帆: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虑到区域差异。应用型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服务的是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比如上海的高校和四川的高校重点服务的区域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用同一标准评价，很难做到公平可比。因此，即便是针对应用型高校的专项计划，也需要充分考虑区域、类型和面向重点产业差异，否则很可能又回到“一个模式”的老路。

归根结底，要引导每所高校做更好的自己，在彰显自身特色和优势中体现“不可替代性”。

《中国科学报》：你从研究型大学转至应用型高校，这段经历让你对分类改革中的人才培养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汪小帆：过去 25 年，我有幸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和上应大工作。我曾经参与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的创建并担任了 8 年的常务副院长。作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基地，致远学院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科学家。上海大学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

我曾参与创办并分管上海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其目标是培养面向未来的复合型技术创新人才。在上应大，我们要培养的是具备技术创新和应用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培养的都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共识：各类人才并无高低之分。我们希望引导社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发表原创性论文、成为科学家，是一种贡献；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产品创新，同样是一种贡献。不同类型的贡献，并没有高下之别。

最后我想分享上应大校友徐春棠的故事。他 1963 年从我校香料工艺专业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援疆，从事薰衣草引种、栽培与研发工作，直至 2005 年去世。他用 40 年时间将伊犁河谷打造成我国最大的薰衣草基地，改写了我国薰衣草香料依赖进口的历史，



被称为“中国薰衣草之父”。

他给子女的座右铭是：“克服骄、娇二气，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生命就有意义。”在当下这个时代，这种价值观并未过时。如何引导青年学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这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当下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来源：2026 年 3 月 31 日
《中国科学报》)

崇德啟智

勵志博學

